

别人的父亲

□周勇

吃晚饭的时候,妹夫打一个电话给我:“老哥,你在干嘛?小柴同学高考考完了,我们就放心了!”

我说:“恭喜你们两口子,从此可以游山玩水了!”

我妹妹在旁边说:“老柴又无所谓的,反正他又不操心!”

我的妹夫老柴实际上是小柴的继父,他离婚了好些年。和我妹妹是通过微信搜索附近朋友再加微信认识的。说起来有点浪漫,但我妹妹在和他结婚后,才觉得他虽然大方,那是装的。妹妹说:“他这个人啊,除了烧饭有一手。别的哪里好呢?”

我就当着他俩的面说:“你们要是当初谁都不认可对方,又怎么能走到一起啊?”

其实,妹妹妹夫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。妹妹的老公因为一次车祸,年纪轻轻就走了,那时候,她带着女儿为了躲避亡夫的赌债东躲西藏。把杭州的房子卖了还账,过后又带着女儿回到老家湖南开公司,几年过后宣告破产。有一次杀回杭州誓要东山再起。虽然办了美容院,也是过一天算一天。幸亏找到了妹夫这个改变她命运的人。

妹夫在认识妹妹之前有过不幸的婚姻。他自述遭了罪。儿子跟了前妻,如今成家立业,连姓名都随了他前妻了。这是妹夫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病。妹妹安慰他说:“老柴你不要难过了,我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。”

扮演继父的角色是不容易的。那时候,我外甥女小柴还在念小学。一早上,老柴准备停当,给继女吃完早餐就送她上学,家离学校有一段距离。小柴在抚宁巷小学上学,姓还是沿用亲父的“吕”。待到继女放了学,他就张着手喊:“小吕,小吕。我在这儿呢!”这样,一个姓吕的女孩和一个姓柴的老头走在一起。小吕的班主任老师忍不住问:“吕同学,他是你爷爷吗?”小吕就低下头说:“他是我继父!”

继父和继女一前一后走在大街上,有点像爷爷和孙女。他给她背书包,外甥女离他远远的,形同陌路。

尽管如此,妹夫还是不厌其烦,给小吕买这买那,满足了小姑娘的各种饮食要求。她说吃冰淇淋,他就买一盒,吃完了还去冷饮店批发。慢慢地,两人的“交情”也日渐深了起来。

那时候,我们两家常聚。妹夫也乐于在我们面前炫耀一把他的烹饪技术!

我们时常在妹夫家蹭饭,他烧的啤酒鸭可以说非常香。那时候,由于两人是网恋相识,也就清楚地知道,二婚家庭要经营好,还得合在一处好好过日子,心往一处使,才能确保家庭关系稳定、和睦。

妹夫的家庭比较特殊。他自己说由于父母对两兄弟关心不够,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在书没有读多少的情况下就走上了社会。妹夫先是当了兵,在安徽那边,复员回到老家,在交警部门工作。经历了结婚、离婚,儿子与其撇清关系,两不相认的困惑。再后来,妹夫和他弟弟,还有姐姐,三家闹矛盾。在父母住养老院时,他们隔三岔五去看望老人,妹夫的母亲因为脉管炎,从此过上残疾人的日子。妹夫的姐姐退休后时常探望,这就使他父母渐渐有了想法——临终时写了个遗嘱,将房产赠与他姐姐。这下使原本属于三人的房子,变成了他姐姐的财产。因此三个人对簿公堂,闹得沸沸扬扬。

因为这件事,妹夫一家三兄妹也渐渐失和,妹夫和弟弟来往,和姐姐基本上彼此不联络了。妹夫时常对我说起他家的事,他说自己父母小时候并不关心他们兄弟学业,也很自私。有点好吃的藏起来不给他们吃;长大以后非常偏心,于是有了一个姐弟失和,为外人所不齿的特殊家庭。

但是妹夫却非常关心小吕同学,终日奔波在买菜烧饭、接孩子上培训班的路上。我们也时常相聚,大家逢年过节总是在一起办家庭宴会。小吕同学小学时非常刻苦,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。妹夫就时常给予奖励,乃至我妹妹有时候会说,没看见他给自己买什么东西的。

妹妹后来迁了户口,把自己和孩子的迁了过来。“让孩子随了继父姓吧!”妹夫则认为此事要和孩子商量。没想到孩子倒是很痛快答应了,小吕已经从童年失去父亲的阴影里走了出来。她写过一篇文章《我的后父》,我帮她推荐到杂志上发表了:“我的父亲是一位后父,他不但关心我的生活,对我非常好。小时候骑着他的肩膀长大,当我大了,后父又关心我的学业。他是一位优秀的好父亲,一位年纪老了但很开明、慈祥的老父亲。他为我打伞,自己淋湿了也不管。他送我参加比赛,说孩子输了也没关系。当我做作业疲倦了,他说休息一下。将来你优不优秀,那都是我的好女儿!”

读到这里,妹夫告诉我,没想到小柴(原姓吕)同学都记得这些啊。他觉得是自己给小柴买了猫的缘故吧。妹夫哈哈一笑,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。还说,自己临平的这套房子打算留给小柴,将来做嫁妆。

我说你不怕将来女婿对你们不好呀,妹夫憨厚一笑。“我有养老金。只要他们自己好就行。再说,有你妹妹照顾我呢。”妹夫大妹妹十多岁,确实在他的退休生活里,早已没有后顾之忧了。

今年,小柴刚刚参加完高考,马上就要上大学了!对于妹夫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。妹夫以前每个周末都要去杭高钱江校区接女儿小柴的。无论孩子在学校待多久,他就外面等。他经常和我说,小柴有点磨叽的。小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,生气了,和她妈妈闹矛盾。小柴美术班读好了,一个人去了快半年,都长高了,皮肤也很黑。有点犟脾气,像她妈妈……

妹夫老柴如数家珍地谈论着他的家庭。从他的谈吐里我渐渐知道,他们一家的生活是和睦的。这个继父和继女之间的“哥们”情谊,使他俩已经组成了统一战线的。这种父女关系,很融洽地体现在妹夫的唠叨上。

新冠病毒肆虐期间,妹夫和妹妹两人被隔离在酒店,不巧又是过年那几天。妹夫每天给女儿打电话问这问那。小柴说老爸你就不要烦我了,我在家里好好的呢。妹夫说猫要喂好哦!

后来,妹夫打电话给我,小柴同学自己在家烧年夜饭,几个菜像模像样的。他没想到小柴居然会烧菜了。停停他又说,好的呢!就挂了电话!

我在电话里听出了一个父亲的焦虑,还有欣慰。像任何关心儿女的父亲一样,妹夫老柴已经和他的家庭紧紧相拥。他们之间,已经没有了任何隔阂。

希望这位“别人的父亲”有美满的晚年生活!希望他们一家和和美美的!

一条有爱的鱼

□黄彬倩

父亲爱钓鱼,母亲爱吃鱼,在我眼里,他俩可谓天作之合。

从小,我就知道父亲酷爱钓鱼,每天下班,他顶着一张黑黢黢的脸,什么也顾不上,先在家门口的小河边抛上一竿才过瘾。说也奇怪,父亲的鱼竿似乎有魔力,鱼总喜欢往上钻,有时候下班晚,河边已经站了不少人,可只要父亲一竿子下去,保准有鱼,引得周围的人只有艳羡的分。日子一久,那些钓鱼的人看到父亲提着竿子过来就退避三舍。据说,他们背地里给父亲起了一个“一竿没”的绰号,有父亲的地方,他们的竿子上准没鱼!

父亲是钓鱼高手,也是烹鱼高手。一条鱼,在父亲的手里可以滋味万千。红烧鲫鱼,生姜、大蒜、干辣椒炆锅,激发热烈滋味,鱼皮两面煎至焦黄,再加入秘制调料,最后撒入葱花,香味比鱼率先刺激味蕾。一碗野生鲫鱼汤是餐桌上的重头戏,鱼肉软滑似玉,鱼汤鲜亮如珠,徐徐入口,确有一种山水本味。恐怕不爱吃鱼的人尝上一口,都会欲罢不能。

父亲以鱼会友,每逢有钓友来家里向他取经,父亲都会烧上一锅鲜鱼,佐以小酒招待大家。

在一次父亲和钓友的谈话中,我才得知,父亲在认识母亲前连鱼竿也没拿过,更别提钓鱼。和母亲交往后,他发现外公经常钓鱼,从外公口中得知,母亲从小就爱吃鱼,尤其野生鲫鱼。

外公的话,父亲默默记下了。他用竹子自制了简易鱼竿,或许河里的鱼也知道父亲初来乍到,根本不上他的钩,很多时候,父亲蹲守一天,也不见得见有鱼。钓鱼需要门道,这是父亲连续几天挫败得出的经验。可想找个摸着门道的人,谈何容易?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的事历来就有。

父亲想了个招儿,他专挑饭点去钓鱼,每次都多带一瓶酒和一包烟。一开始,他默默地观察,到了节骨眼,父亲故意坐在一旁,优哉游哉地倒上一杯,“滋呀”一口,惹得那些人酒虫上脑,心痒难耐。父亲“识趣”地为他们倒上一杯,再点上一支烟,来日方长,鱼也就跟着来了。

常常听父亲抱怨母亲的吃鱼的嘴越来越刁,河里的鱼或是塘里的鱼,一经她的嘴,就能立马打上身份鉴定标签,于是,父亲钓鱼的地界越换约勤,越钓越远,哪儿的水质好,哪里的鱼好吃,父亲就奔到哪里。

后来,母亲病了,在手术后医生告知父亲,鱼汤有助于伤口恢复,父亲记下了,他在照顾母亲的间隙钓得更勤。野生鲫鱼对水质要求高,父亲就让人定做了一个3米长的鱼缸,通上氧气,黑压压的鱼群踏实了他的心。

除夕夜,窗外飘起雪子,父亲扒拉几口饭,揣上一瓶黄酒,背着渔具消失在黑夜里。直到关门炮响彻云霄,父亲哆哆嗦嗦地推开了家门。他赶忙把今晚的鱼获倒入鱼缸,看到十几尾鲜活蹦跳的鱼,才稳稳地坐下来。

半年后,母亲的身体恢复了,父亲逢人就说他的鲫鱼功不可没。母亲笑着附和:“是是是,你的鱼啊,是大功臣!”

鱼,不会言语,它用自己的身体证明水质的优劣,父亲的爱,不曾挂在嘴上,几十年来,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切。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